

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郑杭生¹ 奂平清²

(1.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社会资本概念既开拓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的新领域, 也为这些学科之间的对话与综合提供了概念和方法上的支持。社会资本概念也是社会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趋向综合的反映, 又为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基础。对于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 社会资本概念有很强的适用性, 社会资本研究对于“增促社会发展, 减缩社会代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对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做了简要地分析。

关键词: 社会资本; 概念; 意义;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 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也成为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理论分析的重要视角。“很难想象会有哪一个学术概念像社会资本如此之快地成为社会科学的公共词汇”^[1]。社会资本概念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对话与综合提供了概念和方法论支持; 社会资本理论是社会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趋向综合的反映, 也是方法论的实体论向关系论转变的集中体现。以社会资本为研究视角, 对于以关系取向、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有很强的适用性, 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资本定义概述

“资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术语, 是指以交换媒介为体现形式的价值凝结物, 有具体的物质形式。“社会资本”最初也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 是与“个人(私人)资本”相对的概念。在社会学中, “社会资本”演化为与“经济资本”相区别的概念, 在这一演化过程中, “人力资本”概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它使“资本”向广义扩展, 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 抽象了资本的最初含义。

社会资本是一个新概念, 但不是一个新话题。在古典社会学文献中, 对社会资本的认定就有四种理论传统: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限度的团结”的观点; 齐美尔的“互惠交易”、规范和契约; 迪尔凯姆和帕森斯所讨论的“价值融合”、“集体意识”等概念, 认为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而存在, 而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 以及韦伯的“强制性信任”思想^[2]。因此可以说, “社会资本完全重新继承了社会学先驱的真知灼见”^[3]。

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布迪厄等人开始, 在科尔曼、普特南、波茨等学者的努力下, 研究逐步理论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 由于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使用这一概念, 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十分混乱, 并因此而遭致许多批评。借用布朗^[4]等人的观点, 可以把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按其讨论的层次分为三类^[5], 当然, 这种分类是相对而言的, 因为许多研究者都试图考察社会资本的不同层次。

第一类是微观（狭义）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或称嵌入自我的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取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也是一种较为功利或工具性的解释。如伯特（Burt, 1992）认为，“社会资本指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得到了使用其它形式资本的机会”^[6]。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7]。波茨（2000）相信“社会资本在理论上的最大魅力在于个人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林南（2002）也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通过涉取镶嵌性资源以增强工具性行动或情感性行动中的期望回报而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投资”。国内的许多社会资本研究也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的，如张其仔（1999）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边燕杰、丘海雄（2000）也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还有许多研究将社会资本视为“关系”（或称“关系资本”）^[8]。

第二类是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也称结构的观点，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产品性质。正如 Ostrom（2001）所说的，科尔曼为从狭义向广义扩展提供了理论基础^[9]。科尔曼强调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和公共产品性质，他认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10]。

第三类是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或称嵌入结构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虽然这种理解被称为是政治学家对社会资本所做的“一个有趣的曲解”^[11]，但这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资本的解釋力和研究领域，其政策实践意义也大为增强。普特南的定义和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2]。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桥梁作用^[13]。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争议颇多，从其基本内涵看，它是指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以及为某种行动所达成的共识等。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

二、 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尽管社会资本在概念上还很混乱，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在实证研究上也还不够深入，但这一概念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解释力，已使其成了许多学科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社会资本理论也成为具有重要的跨学科影响的思潮之一。社会资本概念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资本概念为社会学提供了有力的概念工具，并使各门学科的对话与综合成为可能

从社会科学的总体意义上来看，社会资本首先在概念上没有把社会和个人对立起来，而是试图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起来，力图弱化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从而为正确处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另外，社会资本概念将文化、价值判断纳入了分析框架，反映了复兴人本精神的倾向。

社会资本为社会学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也为各学科尤其是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通道。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武考克所言，“社会资本最大的价

值在于，针对当代某些最迫切的问题，它为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广泛探讨提供了可靠起点。在社会资本身上，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决策者以及各个领域‘内’的各阵营，又一次找到了一种存于公开的和建设性的争论中的共同语言，一种在过去的 150 年中受到狭隘的学科主义严重压制的语言。”^[14]

下面从学科对话与综合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概念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意义。

1. 社会资本概念的经济学意义

古典经济学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三种。在这种经济学模型中，社会资本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必要的。在经济学的传统中，曾经出现过社会资本的影子，注意到社会资本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这种观点从未占据重要地位，功利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们“使社会科学沿着《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了”^[15]。

与经济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并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提出了批评，认为资源配置方式除了市场、等级外，社会网络（包括互惠、友爱等）也是重要的资源配置体制。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由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社会”与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资本”结合而成，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社会学。社会资本理论使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动因的解释摆脱了传统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局限，开始关注文化和规范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有关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大多都探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武考克（2000）高度肯定了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意义，他指出，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发现，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弗泰恩等人（2000）认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之间、企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信任，从而有利于合作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福山（Fukuyama, 1996）认为，经济学家在分析时需要考虑相对的社会资本实力：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在高信任度的社会中，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16]

2. 社会资本概念的政治学意义

普特南的研究使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他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使民主政治运转起来》（1993）一书，由书名也可看出社会资本对政治学的意义。乔丹纳（2000）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已为社会科学家所广泛认可，它被认为是解释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他还指出，普特南的著作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力图在比较政治学视野和理性选择之间提供一个确切的关联，同时指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17]在普特南的启发下，出现了许多关于社会资本与民主的研究。

政治学家科曼在为《社会资本与欧洲民主》（这本政治学论文集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政治学意义进行了论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社会资本近来作为一个很有潜力的概念出现在现代政治学中……，社会资本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18]

社会资本强调网络、规范、信任，强调社会资本形成的基本途径是通过长期的交往、

沟通和参与，所以它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摆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如政府的功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公民参与、制度创新、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等，都与社会资本有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概念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和解释范式。

3. 社会资本概念的社会学意义

从学科综合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对社会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促成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话，引进了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社会学家在关注社会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道德等研究对象时，借用了经济学的“功能和效用”视角，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波茨等人，基本上都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和研究社会资本的，都强调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功能，在社会网络研究中，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资本”、“功能”和“效用”等经济学理念向社会学的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学的繁荣。正如武考克（2000）所言，“社会资本尤其为社会学家提供了更有效的概念和政策手段，从而超越了枯竭的现代化和世界体系理论，并潜在地对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某些方面的传统经济观点进行了补充。”^[19]

从社会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概念既是社会学理论趋向综合的反映，又为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向综合与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点。

首先，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综合取向研究的当代几位社会学大师，都倡导和赞成社会资本概念。

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布迪厄，也是一位力图超越那些困扰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经验研究、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结构与能动作用以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等）的社会学大师，他认为，惯习（个体的能动方面）和场域（社会结构方面）的发生是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形构过程。

埃利亚斯也是一位对超越社会科学中个人与社会对立有很大贡献的社会理论家，他认为社会学的特定对象是相互依赖的个体。个体概念涉及相互依赖的个体，但涉及的是单数，社会概念也涉及相互依赖的个体，但涉及的是复数。这种相互依赖性既作为外部的限制来发挥作用，也参与人格内部结构的形成，这样，个人就必然在其一生中位于许多先于他存在的关系网（家庭、社会群体、民族等等）中，关系网通常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并将协助塑造个人的感觉和思考的形式^[20]。

对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化有很大贡献的科尔曼（1990），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资本概念则是分析该理论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社会作为两种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是怎样共存的）的重要视角和工具。他用“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模式，分析了社会行动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相互转换。他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社会资本现象，如信任、规范、权威、交往等，认为这些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是两个理性人之间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交易的结果，经济理性人之间的社会交换使得微观水平的个人行动结合为宏观水平的系统行为。

哈贝马斯也是一位持综合取向的理论大师，在他以前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直接使用过“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所主张的通过交往、沟通、重建公共领域来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思想，与社会资本理念有紧密的联系和亲和性。

致力于社会理论综合化的吉登斯也赞成并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政策建议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的“结构化”理论（1984）与社会资本分析的共同之处是都注重探讨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而且，他的“结构的

二元性”和“脱域”(disembedding, 指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等概念也是分析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变迁的有效概念工具。他关于信任与现代性的研究(1990), 可视为是经典的社会资本研究。他也重视社会资本在现代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认为“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 使这些因素成为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21]。

其次, 社会资本概念顺应了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由实体论向关系论的转向。

西方传统思想中方法论的实体论和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 与亚洲思想传统中强调关系与整体的方法论的关系论形成鲜明的对照^[22]。19 世纪以来, 西方现代思想中出现了由实体论到关系论的转变。在社会学理论方面, 马克思、曼海姆、齐美尔、米德、布迪厄、埃利亚斯等人都持关系论的社会观。华康德指出, 布迪厄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 他的社会学立场的核心是“关系视角”, 而且布迪厄持之以恒地热心推广这一概念。华康德认为, 埃利亚斯是另一位对社会现实的关系性概念的坚定倡导者, 埃利亚斯坚持认为日常语言使我们“在行动者与他的行动、结构与过程或者对象与关系之间, 作出不自觉的概念区分”, 其结果是, 妨碍我们把握社会中相互交织的复杂联系的逻辑。华康德认为,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转换成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的对立)是那些危害社会学的‘毒瘤般的主张’之一”^[23]。

近来西方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或称“新社会学”(柯尔库夫, 2000)也持关系论的视角, 致力于研究社会现实的动态建构过程。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也是一种“新社会学”的视角, 它既反对整体主义, 也反对个体主义, 倾向于既关注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 又关注这种社会关系生产者的多元个人。可以说, 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的兴起, 也是这种方法论转向关系论的集中体现^[24]。

第三, 就社会资本本身来说, 它存在于互动之中, 并由互动所创造, 因此, 社会资本概念减弱了宏观与微观分析的二元对立。

社会资本视角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功能主义、进化论、结构主义、互动论等社会理论流派各自的缺陷。功能主义过于强调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 忽略了互动者的能动性; 进化论则认为社会在某些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动地运动, 互动者没有起多少作用; 结构主义同样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 而互动理论则过分强调微观分析, 忽略了社会结构的作用。社会资本理论则可以避免这些理论和方法论的片面化, 而且可以把它作为不同的视角(perspectives)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因为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形成、作用及其机制的了解, 必须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包括结构功能论、互动论、交换论、本土方法论以及冲突论等), 才能全面把握社会资本的运行规律。

第四, 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也为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齐美尔在 1917 的著作中指出, 个人之间处在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由此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 社会学的任务就是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 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参见杨心恒等, 2002)。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 它“不仅是贯穿社会学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中轴, 而且也是社会实际发展的中轴”(郑杭生, 2003:13), 个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 在现代社会,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浓缩和聚焦一切重大问题的符号”(郑杭生、杨敏, 2003)。可以说,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伴随的, 但在现代, 这一问题更加凸现出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分化, 社会成为“非群体化社会”(托夫勒夫妇, 1996)或“个体化社会”(鲍曼, 2002)^[25],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空前紧张。

一方面，社会共识与信任匮乏，社会面临失范危机；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与分化所造成的隐蔽形态的社会控制使部分人或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社会的分离化又导致个人间交往与沟通的困难，无助、冷漠与绝望感成为现代人的通病。因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社会科学，尤其使社会学关注的热点。

社会科学家用理性选择理论、博弈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公用地悲剧、个人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公共物品以及囚徒困境等困扰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问题（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上有强大的可操作性，因此受到人们的瞩目。

从前面三个方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是一个分析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视角。作为含义丰富的理论，社会资本可以解释宏大的社会现象，也可解释相当小的事情，由于社会资本的层次性，其分析框架可以贯穿个人、群体、组织、阶级阶层、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等不同的层次。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一个中层理论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深入分析社会运行过程中个人与社会是如何相互建构的；作为一种理论和价值选择，通过创建或改造社会资本，则可以促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增促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社会资本概念对于研究中国社会有很强的适合性和解释能力

中国传统社会是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了共识。梁漱溟、费孝通、黄光国、杨心恒、许烺光、金耀基等人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社会中“关系”的重要性。虽然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已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关系仍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支配性仍然存在，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伦理社会^[26]。

中国社会的这种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因此，从这一点来说，社会资本概念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也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也正是中国社会关系取向的特点，有人主张对此概念的应用要谨慎。这种担忧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中国社会的关系取向可能对实现法制化、理性化和现代化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深入了解某一社会的社会资本状态及其性质，并为如何改造传统社会资本、创造新的社会资本并发挥其积极效用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另外，社会资本概念所蕴涵和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精神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对于中国正在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策略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也“有利于减轻中国学界被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毒化过深的危险，在研究中恢复人本主义精神”^[27]。

（三）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实践意义

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研究有很强的实践性，可以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提供行动的方向和科学的根据。因此它越来越多地被引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研究中。

世界银行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中，“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社会资本”代替了“参与”，世行专门成立了社会资本研究小组，集中国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进行研究，他们关注“社会资本的特殊资源”，如家庭、社区、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种族和性别等，社会资本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宽泛，如犯罪与暴力、经济与贸易、教育、环境、金融、贸易与移民、健康、营养与人口、卫生、信息技术、贫困与经济发展、农村与城市发展、供水与卫生系统等^[28]。

在西方社会兴起的“第三条道路”，其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中，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概念，被用来论证理论的实践性和政策的合理性。社会资本已获得了官方的认同，并成为

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关键词，推动了社会资本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全面延伸。

普特南（2002）发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1995）一文后，受到总统克林顿的接见并共同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有希望提出把私人社会基础和公共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思路”^[29]。他目前仍致力于研究如何重新激发美国民主。波茨等人（2000）认为，美国“整个政治领域的知识分子和决策者最近在研究新的思想时都迷上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现在都把社会资本当作解决大量国内问题（从公共教育、老龄问题、心理保健到反对市区犯罪的斗争和使美国小城镇恢复活力）的关键^[30]。

对于关系取向、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有很强的契合性和适用性。对正在致力于市场化、现代化并处在这一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有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保障，这一进程就会更快，而且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现代性才能得到全面展示”（哈贝马斯语）。因为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论述的那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社会团结精神面临崩溃，而市场经济的竞争伦理不足以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市场化、现代化本身是不能自发地同时促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必须人为地加以重建或创造。随着中国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不公、腐败、黑社会犯罪等社会问题丛生，人们的无助感、冷漠感和不信任情绪都在蔓延，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加以研究分析，这种研究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31]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 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的文献越来越多，对社会资本的认识也逐步深入。但是，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制约着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有的甚至可能对实践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最主要的问题是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和定义过于狭隘。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有用但也非常复杂的概念。为了特定的目的从某个单一的角度定义社会资本是有其意义的，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是，社会资本既然已经是一个多学科的公共词汇，我们就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全面理解它。而且，社会资本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多样性和功能双重性等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它。如果狭义地理解社会资本，就无法把握一个社会（社区）社会资本的全貌及其运作机制；另外，由于社会资本不易被观察和测量，广义地理解社会资本则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载体、功能、表现形式、特征和影响因素等多个方面理解社会资本，拓宽其研究领域，既有利于数据资料的搜集，又可在一个较大的框架内审视和对比已有的研究，以促进研究的深入与整合。

其次，过于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视社会资本为手段，忽视社会资本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及其自身的目的性。从现有文献的题目及其主题看，大多数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概念界定上，有人甚至把社会资本狭义地定义为“工具性利用的社会网络”。这种倾向与其说是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霸权地位的影响和渗透，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学术上的必然反映。虽然“资本”的含义已超越了钱和物的范围，但人们还是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各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社会资本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好处，开始致力于社会资本的创建，但往往视社会资本为工具，或者将其作为医治社会弊病的权宜之计。

社会资本虽然仍是“资本”的一类，但“社会”一词限定了它的社会性和非物质性。社会资本首先具有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它自身就是目的，具有内在价值，是人们生活

的意义所在；其次它才具有工具价值——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资本的下降或丧失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的剥夺感、无助感、社会效率下降、社会活力削减^[32]。另一方面，工具性社会网络只是社会资本的一个侧面，而且往往产生消极效应，例如，寻租、腐败等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对社会网络工具化利用的结果，它给一小部分个体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排斥和限制了大多数人及其利益，对信任、公正等社会整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无疑是极大的破坏。工具性的社会网络往往是短暂的，无利用价值后就会被抛弃，从长远看，它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团结稳定。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社会传统（原始）性和功利性的社会资本并不缺乏，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其层次或使其向现代公民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变。因此，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工具化的倾向，学术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保持一定的批判意识，不能因为它能给当事人带来眼前利益就加以迎合或包容。换言之，社会学不能只停留在“对现实作技术性议论”或描述上，还要对现实加以“创造性批判”^[33]。

第三，在研究的方法论和手段上，有以理性人假设为基本假设，以定量化为追求目标的倾向。这种倾向的结果之一是研究局限于社会资本如何转化为经济资本上，而难以把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社会资本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特殊性和情感性，虽然实证主义的网络结构理论也承认情感等因素的作用，但“在研究中却将它们客观化了”^[34]。人是需要情感交流、安慰等社会支持的，将这些因素客观化的一个危险可能是社会“丧失了真正的同情心和同情行动”，成为“后情感社会”^[35]。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超越实证主义的视野，要结合社会理解论和社会批判论等视角，在具体方法上，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以及交往行动理论等，都是社会资本研究应借鉴的视角和方法。同样，我国社会学在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过程中提出的多种视角和方法，也是应该借鉴和可以借鉴的。只有借用多种理论视角和方法，才能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社会资本的状况和运作规律，从而为社会资本的创建、积累或改造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P. Dasgupta & I. Serageldin, Edited, 1999,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M]. The World Bank Press, pix.
- [2]、[14]、[15]、[19] 武考克 (M. Woolcock):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11] 波茨(A. Portes): 社会资本: 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4] 布朗: 社会资本理论综述,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5] 周红云: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 北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 (5).
- [6] 参见武考克 (M. Woolcock):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7] 布迪厄等著,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8] 波茨(A. Portes): 社会资本: 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林南: 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J]. 北京: 国外

- 社会学, 2002 (2); 张其仔: 社会资本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边燕杰、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2).
- [9] E.Ostrom: *Social capital: a fad or a fundamental concept?* See P. Dasgupta & I. Serageldin, Edited, 1999,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M]. The World Bank Press
- [10]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51-367.
- [12]普特南(R. D. Putnam):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1993.
- [13]Gittell & Vidal: *Community Organizing: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M]. Sage Publication, 1998, 15.
- [16]弗泰恩、阿特金森, 2000, 《创新、社会资本与新经济》,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Fukuyama, F, 1996,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 [17]乔丹纳: 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的分析,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8]参见李惠斌: 什么是社会资本,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0]参见(法)P. 柯尔库夫: 新社会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4-29.
- [21]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4.
- [22]何友晖、彭泗清: 方法论的关系论及其在中西文化中的应用[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1998 (5).
- [23]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5-17.
- [24]奥平清: 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意义[N]. 上海: 社会科学报, 2001-7-26 (3).
- [25]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 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个人与社会[J]. 天津: 南开学报(哲社版), 2002 (5); 郑杭生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郑杭生、杨敏: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思考[J]. 南京: 江苏社会科学, 2003 (1); Z. 鲍曼: 个体化社会[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26]何友晖、彭泗清: 方法论的关系论及其在中西文化中的应用[J]. 北京: 社会学研究, 1998 (5); 谢遐龄: 中国社会是伦理[J]. 北京: 社会社会科学研究, 1996 (6).
- [27]杨雪冬: 社会资本: 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8]Ben Fine, *Social Capital versus Social The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56.
- [29]普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 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J]. 规划师, 2002 (8)
- [30]波茨、兰多尔特: 社会资本的下降, 见李惠斌、杨雪冬主编,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1]郑杭生：警惕“类发展困境”[J]. 北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3）.
- [32]赵孟营、王思斌：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J]. 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1（3）.
- [33]洪胜杓：论东方思想及新的社会关系[J]. 北京：国外社会学，2002（4）.
- [34]刘少杰：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J]. 北京：社会学研究，2000（2）.
- [35]王宁：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J]. 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4）.

Implic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 It

Zheng Hang-sheng¹ Huan Ping-qing²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 one of the
Hundred Key Research Base for Humane and Social Studies subordinate to the Education Ministr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has become a common notion in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sociolog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anthropology. It is also a concept reflecting the trend towards integra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roviding a foundation for such a trend. For the relation-and-ethnic-orientated Chinese society,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is of great adaptability, and studies of social capital carry an essential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social progress and minimize social cost”.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these studie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concept; signific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收稿日期：2003-09-18；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奂平清（1974-），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 2002 级博士生。